

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會後心得

何維剛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

東吳孫皓時期，民間曾有如此歌謠：「寧飲建業水，不食武昌魚。寧還建業死，不止武昌居。」從六朝研究的角度來看，荊楚地區，又古稱庸梁地區，無疑是南朝政治與文化上的重鎮，地位僅次於政治與文化的首都建康。三國時期此域已發生多次著名戰役。關羽水淹七軍，促使大意失荊州、朱序投降前秦，卻在淝水之戰中呼應東晉軍隊，進而使東晉能以少勝多、大獲全勝。劉宋以降，擔心桓溫地方軍勢的問題再起，改以皇子出鎮。梁朝重要的蕭統、蕭繹，都曾與荊楚這塊土地有非常深厚的連結。可惜的是，相對於建康、江州等地，對於六朝時期這荊楚這塊土地的認識與研究似乎相對稀少，此一方面固然可能出於研究上的限制，但更多時候，我更認為是視野的偏移。因此，當我錄取這次歷史文化研習營時，心中是十分欣喜雀躍的。能夠透過親身接觸當地的水土，走在前賢所曾踏足的土地上，對於這塊土地更深的認識、更多的連結以及更厚的感情，相信在未來更能驅使自己在研究上，想要更多地去瞭解這塊土地。

此次的課程雖然偏重於上古與明清兩個斷代，不過課程針對跨時代的文本、文學與史學的跨領域結合，使我在研究方法與視野上，能夠跳脫過往之窠臼，也有更多的收穫。例如王汎森老師談及明清地方社會，鏈接性人物（linkage）對於地方風氣的重要性。實際上，鏈接性人物不僅代表地方與中央的連接，同時也隱含著知識流動的問題。作為一個鏈接性人物，在中古與明清可能具有不同意義，在兩漢可能指的是循吏，到了明清可能指的是如同李卓吾一般的讀書人，但是這種人物如何吸收外在、啟蒙地方，卻是不管研究任何時代都會面臨的問題。又如同胡曉真老師提及容美土司與中原文人的藝文交流問題。容美土司何以容受中原文人，除了政治上的遺民情節外，土司家族自身對於漢文學之文化形象塑造，二者皆為土司與文人之重要連接。但若仔細閱讀提供材料，卻仍可發現土司與中原文人之互動，仍有雅、俗之地位差異。中原文人於平時之文化互動，如桃花扇的品觀，往往仍和土司具有位階之高下差異。但此一差異在菁英化的活動「詩會」中得到扭轉，不能作詩的土司地位，反而較文人更為低下。在此一特殊的文化場域，權力與身份的轉換如何進行，是頗值得思考的問題。同時，同學們與老師的提問互動也讓我印象深刻。如童永昌學長曾問及：在遊記遊人的流動之中，往往是以「客」的眼光描述情境，但如何以「主」的眼光，看帶來往的「客」。此實為對於既有中文系遊記文學的一個挑戰，也讓我思及近年來朝鮮《燕行錄》的研究視角問題：如何以「主」的視野，重新看待這些往來的「客」？實為我過去從未

注意的問題。諸如此類的思考顛覆與跳脫框架，在過去這十幾天的課程與討論中不斷重複，若說這是一場高品質的學術饗宴，我想是絕不為過。

每晚課後的討論也讓我受益良多。同組同學中，有來自不同學術領域、研究不同時代的組員，彼此擅長的課題、分析角度皆不相同。在彼此討論之中，除了吸收到許多其他的知識之外，還從中學習彼此討論問題的視角與方式。因為都是不同的領域，討論時的用語、概念甚至是指涉其實往往也有差異，對於許多課題關心的角度也不同，從中也不斷地反省自身思考問題和表達與論證的方式。

十分感謝大會給予我這個機會，讓我能踏足荊楚這塊土地，也能讓我近距離地瞻仰大師風采、向專家學者們學習請益。這次的歷史文化研習讓我打開了一扇學術的窗戶：傳統文獻與文本是文學與史學的基礎，但研究視角可以跳脫出傳統的局限，以地域、中央、甚至是東亞的角度，重新來關注、審思。因關注的焦點不同，得出的結論也會不同。而透過田野考察，將拉近研究與土地的感情，能夠以不同的視野重新看待自己過去的研究。我很榮幸能參與此次盛會，再次感謝研習的籌辦與辛苦的會務成員。最後，我想以一首詩作為總結：

史語所荊楚考察早過東湖

曦微霧重岸潮低，水闊煙波入望迷。天下襄樊說分合，郢中英秀付評題。
亡秦項羽楚三戶，避漢繫弧蠻五溪。遠影數船輕駛去，東湖綿邈草萋萋。